

霜露之思

清明时节念亲人

●王溱

清明是个好节气,草木萌动,气清景明。然而,许多地方在这一天会阴云密布,细雨朦胧,印证了杜牧的诗句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坊间亦有言:“上天有情,清明落雨。以水为泪,慰藉先人。”

清明之时又是哀伤、缅怀的日子。芸芸众生,谁家没个逝者,又有哪个能躲过失去亲人的伤痛?

我的母亲是十年前去世的,在她之前的二十多天,岳父先行离开。那一年的四月和五月,一趟趟往返殡仪馆,悲伤,压抑,久久缠绕在心头。那段时间,充满了沧肌浃髓的悲伤与痛苦。

谁也不想失去亲人,就像母亲生前住进医院时所说:“没人想离开这个世界,但总有告别的那一天。”后面的话母亲没说,我解读是,要么是顺其自然,要么是无可奈何。

无论是怎样的结局,对逝者而言,驾鹤而去可能是一种解脱,但对生者来说却充满了悲哀。每年的祭奠追思,或许正是为了释放心头的哀痛和思念。清明之所以被华夏民族视为重要节日,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,也是人们寻找寄托意愿的选择。清明虽不像春节、元宵节那样令人欢快,却不乏隆重虔诚。庄严神圣的氛围,牵动和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。因为悼念的是自己最亲最爱最念的人。

母亲十三岁失去父亲,二十五岁失去母亲,然后她成了“家长”,负责照料五个弟妹。母亲三十九岁那年我的父亲去世,她一个人拉扯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,就这样风风雨雨,坎坎坷坷一路走来。八十六岁时母亲忽然查出重病,

两年三个月后安然离我们而去。那一天是母亲节,也是汶川大地震纪念日,所以我们刻骨铭心。

开始没流泪,觉得自己还不够坚强。但之后的日子,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,眼泪总是不由自主滚滚而下。我怀念母亲,为她的勤劳和坚强感到钦佩和骄傲,同时又觉得母亲有理由多活几年,享受更多的欢乐与幸福。

所有人都希望亲人能在这个世界上多生活一段时间,多享受一些美好的时光。当亲人离去时,总是反思自己做得不够,还有遗憾。于是便有了“常悲咽,居处变,酒肉绝,丧尽礼,祭尽诚,事死者,如事生”。

亲人离去是悲痛之事,但眼泪终究代替不了现实。活着人要活下去,而且要活得更好。这也是逝者的心愿和期望。

母亲离去时没有留下什么话,因为她没想到会离开,我们也没料到,甚至医生也没意识到。突发的病变让她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然而,我还是感受到了她的期望与嘱托。离世前几个小时,我来医院看望她。因为公务在身,我匆忙与她说了几句话就要离开,母亲点头道:“去吧,去忙吧。不用挂念我。”走出病房时,我回头看了母亲一眼,此时她也在看我,我们的眼神一下子碰撞在一起。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,这是我与母亲最后的相望。

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那慈爱温柔的眼神,她分明在告诉我,期望我好好工作,好好生活。十年过去了,我一直尽力好好对待自己,对待家人和亲朋好友,不敢怠慢,也不敢敷衍。因为我不能让母亲失望。

心灵花园

今日当珍重

●宋香宁

度让人尊敬,时间没有浪费,正做着更好的自己。

我和儿子经常探讨对很多事情的看法。比如他会建议我重新审视对某事的悲伤、愤怒等的不良情绪,他说:“很多事情经历过时间,再回头去看可能不值一提。凡事纠结,伤人也是害自己。”这些交流的时光,让我想起当年我和父亲的对话,父亲虽然去世了,但他的一些思想看法,没有消失,还存在于身边人的思想里。我找出自己的迷茫所在,因为我一直想做令父亲骄傲的孩子,父亲去世后,我没有了一直评价我成绩好与差的人,不知道如何再去完成人生的答卷。

我开始重新来看我家的猫,在儿子学习至夜深时,它跳上儿子的书桌,给儿子带来玩笑的惊喜;它经常蜷缩在小女儿的身边,陪着她进入甜美的梦乡……我开始学习养花,之前我养花浇水太勤,经常被我养死了,现在,我把心力积累在时间里。我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支点,把每一天都尽心尽力地生活好,在小处做起让自己和身边人生活得更好,享有点滴人生时间,这也成为我做人做事的标准。

父亲生前对我说,人的寿命是算不出来的,我们所能把握的是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和选择。所以今日当珍重,日日是好日。

注事如风

父爱,山一般巍峨

●清影

那一日,他慢慢地走过来,微微耸着肩膀,腰身有些佝偻,面上带着尽力放松的表情,脚步略显踉跄,手里握着医保卡和病历,看了我一眼,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句:“你来了?”

我能看出来,他是在极力隐忍着痛楚。那天清晨,我刚到单位,就被母亲电话里急切的语气吓得心脏不舒服,赶紧放下手上的工作开车回家,带他去医院。

上了车,他拘谨地坐在后座,满是歉意地说:“闺女,耽误你工作了,让你担惊受怕了。要是你妈能陪我去医院,就不用你来接送了。”彼时,母亲正处于抑郁症康复期,长时间的频繁奔波已经让我疲惫不堪,不免有些烦躁:“都告诉你们若干次了,怎么就不听话呢?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说,不要拖到最后,突然这样打电话多吓人啊!”从后视镜里,我看不见他动了嘴角想说什么,终是没说。

到了医院,我耐着性子带他做了各种检查,最后确诊是肾结石,马上住院。住院期间,他积极治疗,我侍奉左右,一切还算顺利,慢慢我也忘却了这件事。

过了很久很久,有一次回娘家,母亲无意间说起他那次的病状:“早晨不到四点就疼得在床上翻滚,我说赶紧给你打电话吧,他说这么早你还在睡觉,先别喊你。一直熬到八点半了,他才让我给你打了电话。”

肾结石导致的剧痛,一般人是极难忍受的,他硬是忍了

四个多小时,只为让我多睡两个小时,然后送儿子上学。我只是在他有困难找到我时,给予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而他身处痛苦之时,周全的却是我的全部。

某日,想起小时候的往事,我在微信发了朋友圈。

“你打过孩子们吗?”大姨看了我的朋友圈后,问他。“没有!”他回答得斩钉截铁。“可是,孩子们说你打过她们。”大姨翻出朋友圈给他看。他微皱着眉头想了半天,终于想起什么似的。“其实,我从来不舍得打她们。”顿了一下,仿佛有什么触动了心弦,他又说:“孩子她妈抑郁那么多年,我年年东奔西走带她看病,真是绝望到快熬不下去了。那一年,我骑摩托车载着她妈路过一条河,看着湍急的水流,真想带着她妈一起跳下去,一了百了算了。忽然间想到了两个孩子,要是爹娘都没了,她们怎么办?我就带着她妈回家了。”

后来,听到大姨复述他说这段话时泪流满面。他不离不弃陪伴重度抑郁的母亲三十多年,直到母亲离去。他抚养我们长大成人,各自成家。

如果人生可以重来,宁愿当年被父亲多揍几次,先不说我们过分任性,单是轻言生死,对一个已经百般艰难的父亲而言,该是怎样的残忍。面对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的女儿,他纵使再苦再难,暗自神伤,亦不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家人。是他,为我们守住了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。

第一次见婆婆时,我怯怯地笑着,她握着我的手,慈爱的眼神化解了我内心的忐忑。那一年,我二十二岁,婆婆六十多岁。

婚后不久的一天,婆婆递给我几棵芹菜,说是中午炒着吃,让我择完了切一下。那是我第一次择菜。摘完切好,在盆里洗着洗着,发现芹菜段都卷成了一个个小圈圈。守着这盆芹菜圈,我的泪水扑簌而下。这可咋办?我躲在门后直跺脚。

婆婆久等不见我出来,推门进了厨房。瞅瞅那盆芹菜圈,再看看我紧张窘迫的样子,她笑了:“孩子,这有啥啊。这个才好学呢,以后啊,咱娘俩一块儿做家务。”

在之后的岁月里,婆婆教会了我炒菜,蒸馒头,包饺子,还教会了我缝被子。娘家在荷花湾桥东,婆家在荷花湾桥西,短短七百多米的路程,我每次回到娘家,都会带给我妈妈惊喜:“哎呀,我学会发面了。”“哎呀,我蒸的胡萝卜缨可好吃了。”

我儿子燕飞出生后,婆婆就不再叫我“小王”,开始叫我“燕飞妈”了。这个迟到的孙子,让她无比珍爱。

婆婆教导我:“钱是死宝,人是活宝。有钱不如有人。好好教育孩子,让他好好上学,学一肚子学问,长大了凭真本事挣饭吃。”她还说:“人与人相处,只有一个便宜。你占了便宜,别人就要吃亏。所以要多让人,把便宜让给人家。只要是好人,偶尔犯点错啥的,谁也不忍心去踩你。”婆婆不识字,但是她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全部传授给了我,让我好好生活,少走弯路。她的爱,无声地滋养着我,让我第二次成长。我的儿子也像奶奶一样,善良坚强,开朗乐观,身高一米八五的他,而今已是一名人民警察。

十三年前,我的妈妈去世了,我哭得昏天黑地。婆婆一把抱住我:“孩子,哭吧,大声哭出来,哭够了,就吃饭。你记住,你还有我这个妈!”我本以为,我会岁月静好地守着她,守着她的爱,守着她的宠溺,就这样过一辈子。可人生就是一场场的戏,没有人知道何时起高台,何时痛分离。

婆婆走了,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每一个不眠夜,我披衣下床,轻轻抚摸她常坐的那把圆椅,如练的月华冷冷地照进来,洒满椅背。即使有滴滴清泪落下,却也是天人永隔。妈妈,您可感受到儿媳对您的无尽的爱和思念?我的思念,就像田野里的青草,稍一放纵,就在寂寞中疯长。我愿意相信,您和我的妈妈已经化作永恒的星辰,在我最需要光亮的时候,为我照亮每一段坎坷的夜路。

想您的时候,我就到您安息的地方坐坐,看夏天的蜻蜓从水面轻盈飞过,听秋天的风从耳边轻轻掠过。冬日里,暖暖的阳光照在静静的湖面上,照在我的身上,照进我的思念里。拂去温热的泪水,我眯起眼睛看蓝天白云处,如果看到一束光亮,我会想象成那就是您会心的微笑,我也会冲您微笑。

妈妈,此生有缘,愿来世再相聚。到那时,我们重拾小酒杯,在雪落无声的黄昏,温一壶老酒,开怀畅饮,再续前缘。

此生有缘

思念成殇

王旭虹